



南窗，鸟迹和野草

□ 孔伟建

冬自立冬始。
立冬渐近，天气渐冷，我这间向阳办公室人气渐旺起来。工作之余，大家往往过来坐会儿，晒晒太阳，聊聊天。他们都说，冬天，晒晒暖真好。窗户一面，大而敞亮。窗台上，一年四季，绿色不断。

其实，都是些易养的泼辣的花草。吊兰、芦荟、龙血树。
龙血树是别人淘汰的，我见了，不舍，搬了来。刚来时，它的蜡质叶子都要枯了，我给它换了土，浇了水，把它放在窗台向阳处，渐渐地，它大病初愈般的有了起色。现在，长势喜人。

吊兰，也是从别的办公室移栽过来的。一开始，很小一株，柔弱的样子犹在眼前。可现在，它分蘖繁殖得厉害，整个花盆都快装不下了。来串门的，见了，有喜欢的，就移了一棵去，一来二去的，不知惠及了多少人。

芦荟，其貌不扬，却有药效，招人待见。从一开始的一小株，现已繁衍了十几株。大大小小，遍布窗台。照料花草，不过举手之劳，却能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再易养的花草也要照料。

一只鸟飞了出来。它是从一片树林里飞出来的。每天，天不亮，我就去爬山，爬那座叫做龟山的小山。

天冷了，夜愈长，天明得愈晚。一路之上，鲜有人迹。当我一步步爬上山顶，俯视山下，才见星星点点的灯光亮起。

下山之时，才见曙色。熟悉的山路，熟悉的山林都慢慢现了原色。就在这，我常会遇见一只鸟或几只鸟。

树是柏树，不知植于何年。这儿一片，那儿一片。许多树，挤在一起，反倒显得安静了。

我就站在小树林身边，听见扑拉一声，一只鸟儿飞走了，不见了。而我，还呆立在原处，思考小鸟出走的原因。

我看不见鸟长得怎么样，羽毛是什么颜色的，形状、大小如何，这些，我都一无所知。

我不知道，它住在哪里，它有无巢穴。我只知道，它是一只鸟，一只只能挥动翅膀的会飞的鸟。

我听得见翅膀扇动空气的声音，它是因为听见了我的动静，还是受了惊吓，才早早起床？我是不是惊扰到了它？

我所目击的这次飞行，只是眨眼功夫。它飞向了光明，转眼，就不见了踪影。

并非所有的不知所踪，都是遗憾或者灾难。我知道，那只小鸟，一定在不远处找到了乐子。

一岁一枯荣。
一到冬天，我的心就会变得空旷。

朔风吹起，野草枯黄。几个忘摘的南瓜悬于篱架之上，随风摇晃，凌空体验着高处不胜寒。

我看见枯草，我的脚踩在上面，我感觉脚下软软的。我似乎听见一种声音，一种来自枯草的声音。我想用一些文字来形容这声音，可我一时找不到。

这些行走于大地上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一生的漂泊，无声无息。

我知道，接下来，还有新生的草在春天蓬勃。

动物植物，大自然的一切细微事物，一生一死都关情，一动一静皆有趣。



落叶树的冬天

□ 朱耀照

冬天，落叶树是悲壮的。

它们一棵棵，一丛丛，在校园各处静默着。地上，是厚厚的一层落叶。没有了一身绿叶组合的华服，它们像是拔掉漂亮羽毛的孔雀，赤裸裸地暴露在天底下。但依然沉静而坦白地站着，在醒目的常绿树旁边。

它们的主干，似乎很少挺拔美观的。很多黑黑的大小不一的疤痕，镶嵌其中。它们的枝条要么单调简约，如手指向上竖起；要么曲折弯曲，像鸡爪多角度展开，要么细疏纤细，像是一团乱发。它们又只是一些线条，各种粗细不一的线条，直的弯的线条，黑的白的线条。在透明的空气中，在常绿树旁，在人造建筑的背景中，成了小孩子乱涂乱画没有规则的铅笔画。

不论近看远望，它们似乎都跟阳刚之气、阴柔之美沾不上边。

白天，在阳光温柔地轻摸桂树的时候，它们是不起眼的存在。夜晚，在月亮挥洒无限爱意之际，它们又是黑黢黢的影子……它们只能让丑陋的枝条，无言地刺向天空。

寒风一阵紧似一阵，一下子刮进瑟瑟作响的枝条的骨子里。漫天的雪花迎面扑来，在枝丫、枝头中积聚，寒意穿透表皮，进入全身的肌肤和血管。

它们也曾有热闹的日子，曾有过满身的绿意、闪烁在枝头的花朵和如吊坠般挂在枝条上的果实。你是园柳，和煦的暖阳中，鸟鸣一片。我是合欢树，五六月的雨季，一丝丝紫红的花瓣艳丽得让人惊骇……可如今，原本拥有的权利、幸福不辞而别，热闹、欢乐也不复存在。

它们的外表，已没有了一点生命存在的迹象。它们似乎没有水分，冷色的枝条满是死亡的气息。枝头上只有严实的几张鳞片，看不出任何出芽的迹象。枝干上也没有任何可以证明活着的东西。至于潜藏在地下的根有没有吸水，谁也不知道。

它们似乎只是枯树枯枝了。它们会不会熬过冬天，能否在春天复活？

有时，几个粗野的人用手去折断比指头还细的枝条。但它们依然柔软，有韧性，不愿屈服。原以为轻而易举的，其实并不容易。如是稍不留神，还被反弹的枝条抽打了脸面。而在枝条折断的伤口上，往往能见到的是泛白的外皮上青绿色韧皮部，有些湿润的木质部。它们并没枯死！

是在严冬积蓄力量吗？是在等待冲破黑暗的時刻吗？跟冬眠的蛇、埋在地下的种子一样，它们一动不动，仿佛睡着，又像是半闭着眼。

当春天来临时，它们并没有一下子苏醒过来。地上的草都冒出来了，很多常绿树有了花，有了新芽，而它们依然沉默。在春雨中，光秃的枝条湿湿的，落下珍珠般的雨水，一滴一滴。

而在人们感到绝望时，它们的枝条蹦几个芽来。不久，这些芽有的成了花，红的、白的一片；有的成了叶子或嫩枝，娇嫩青绿。有了盛开的花、新裁的绿意，这些看似枯死的树一下子成了天底下最耀眼的明星。

为了它们的闪亮登场，整个世界欢呼一片。

腊月集

商贩摊的铺板在风中延伸
年货堆积如山
泡沫箱中的鲜菜挤出笑声
菜包一袋又一袋拎走南山上下来人的身影
西河桥上映着的脚步
在街道两侧林立的楼房旁
细数着心事

山乡集场
笑声像悬挂灯笼的火焰
忙碌的手如条条舞动的春联
一拨拨，如浪潮
说着什么，手里提着什么
一次次淹没于人潮涌动中
只有偶尔想起险些忘掉的事
心里装满喜悦

腊月的集市
一条涌动的河
流淌地地是满满的幸福和红火 (毛韶宇)

致敬建设者(微组诗)

一只鸟飞过。望天湖里
朵朵浪花踮起脚尖，致敬
于阳光下晶莹的汗水

生命之泉

滴滴晶莹，生生不息
与层叠的汗水一起，温暖
并滋养一座城的龙腾虎跃

环卫工人

扫把每挥动一下，夜亮多一份
当擦掉最后一滴汗水
天与地，相约咧嘴笑了 (吴基军)

南方的雪

雪是不按套路出拳的
尤其是在江南
时常在弯弯拐拐的巷子里迷失
喜欢与南方的夜聊下去
为漫天的冰凌点赞
用深与浅表达内心的喜悦

不善言辞，略懂哲学
给你陡峭的寒冷
不忘托腊梅给你一记笑脸

出来的时候忘记回家
每一次赖着不走
请求太阳才能把她送回去 (陈亚强)

雪落故乡

雪落故乡，像一场梦的延续
——大风吹过原野，有洁白无瑕的腰身
一场久违的雪
带来童年的记忆和乡愁
像我们轰轰烈烈的爱情
无知的少年在大堤上奔跑
抖落了一身的疲惫
后来，我们躲进了杨树林的中年
……把空白处，留给大地上的鸟鸣做文章
雪无归期。
老人说，终有一天，都会叶落归根 (黑 马)

初雪谣

在通话中知悉山上落雪
一树梨花在枝头雀跃
我们在屋内生炭取暖
窗外人迹罕至
鸟兽行迹像一行古老的诗
漫长的时令在村庄生根
月亮开始发芽
今夜，在白纸上写下故乡
像雪落在雪上
轻轻地，倾诉往事 (严来斌)

故乡的歌谣(外一首)

牛角喇叭朝着蓝天上吃草的白绵羊
呜呜吹响让花瓣掉下露水的歌谣

石馒头
我在光阴流逝的河岸上
捡到了一颗石头
特像少年时代
在街道巷口拔两毛钱
买的一个白面馒头
白齿窝里至今还残留着
新出锅的麦香味 (潘硕珍)

农具

犁铧、锄头、扁担、铁锹……
它们和年迈的父亲一样
光荣地从一亩三分地上退休了
父亲还是喜欢把它们
整齐地挂在老屋房梁两侧
父亲不通音律
但父亲显然把它们当作乐器
每当父亲靠着藤椅打盹
它们都会联合演奏
那是田野里蛙鸣的小合唱
那是蟋蟀拉响的小提琴
最高的音阶
父亲是麦浪追着稻浪的起舞
父亲睡在梦里，笑着
优雅地挥舞着一根根的指挥棒 (李安宁)

乡间寒雀

□ 刘峰



寒雀，是最忠实的乡村土著，其中以麻雀居多。

冬日苍凉，大地萧索，却丝毫不影响它们的欢乐。“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此时，该飞走的都飞走了，该收割的都收割了，该冬眠的都冬眠了。留下来的，是一种适应，一种融入，一种活着。

寒雀，似乎一下子多了起来。

它们，偏爱集体行动，喜欢抱团取暖，是慰藉，也是温情，更是鼓舞。以村庄为中心，它们起起落落，来来去去，“嗖——”，一飞来就是一大片；“唰——”，一离开就是一大群。天空静如幕布，它们是布上灵动飘忽的投影；大地净似宣纸，它们就是纸上信手洒染的墨点。

寒雀，一声声啾啾，一阵阵喧闹，纯净、清脆、透明，仿佛山涧溅起的碎玉，宛如月下银匠的敲打，恰似瓦上飘落的雪子。周遭，愈像炊烟一样安宁，雀喧，愈像社鼓一样放大。寒雀即便聒噪，也像是在开会。

乡村大舞台，以稻垛、屋瓦、稻坪、杂树、南墙、篱笆为布景，寒雀在台上飞起、空翻、旋转、俯冲、跳跃、对白、合唱。

周末回乡，远远地，看见母亲与村里的老人们在菜园里劳作。她们，一辈子留守乡间。夕阳融融，照在树林，满目辉煌，洒在篱笆，影子斜长。还没有等我走近菜园，只听见一片鸟鸣，如炒一锅豆子，似燃

一灶芦柴，啾啾不止，沸沸扬扬。

走近一瞧，只见菜园的篱笆上，落满了小山雀，仿佛粘上了数不清的苍耳。此情致，使人想起了杨万里的诗句，“百千寒雀下空庭，小集梅梢话晚晴”；待我走近，它们“呼——”地飞起，复又落下，左右不离母亲，此情味，又使人想起苏轼的词句，“寒雀满疏篱，争抱寒柯看玉蕤。忽见客来花下坐，惊飞。”

母亲从畦上捡起一只葫芦瓢，从地上的布袋里舀出陈年小米，笑咪咪地洒向篱边。顿时，金色的细雨呈扇形洒下，小山雀一窝蜂似地飞来，仿佛滚了一地多彩的乒乓球，绽出一地褐色的花朵。它们一边啄食，一边歪起小脑袋，用小绿豆似的眼睛望一眼主人，发出细碎如金的鸣叫，像是在感恩！

林子日色清暖，霞光绚烂，满目辉煌，鸟喧如沸！鸟喧，吸引了更多的同类。越来越多的雀儿聚拢。它们缀满枝头，一簇簇，一丛丛，叽叽喳喳，格外聒噪。有麻雀，有喜鹊，有乌鸦，有伯劳。一枝枝，一桠桠，投与大地线条般的影子，那些影子，随夕光变幻，纵横横横，交织织，浓浓淡淡，疏疏密密，犹如一轴水墨丹青，又似一幅木版画。

群鸟，好比线条上的点，无数个点，跳跃着，舞动着，摇晃着，欢娱着，宛若旧年的皮影戏。暮鸟忽上忽下，雪粉扑扑簌簌，动静之间，变幻之瞬，唱和之际，我不觉沉醉其间，像在观一场露天电影。

一场风雪，可以塑造一个人的形象，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形象。人在大雪中，步履蹒跚，行动缓慢，口呼烟气，有时候眉须皆白。

眉须皆白，不是指年龄、老来的样子，而是说一个人在大雪中，眉毛和发丝都沾上雪絮，是雪花让他成为一个老来的样子。

看一个人老来的模样，可以陪他在漫天大雪中走上半天，看他眉须皆白。

眉毛和头发都白，这个人真的老了？

在大雪天眉须皆白，是描摹并想象他老来熟透的样子。

这个人痴迷于某件东西，而不管眉须皆白。

高先生是个摄影记者，我和他站在窗口说话，忽见窗外飘起鹅毛大雪，他赶紧打电话通知另一个人，到天云湖去。我问这个时候去天云湖干嘛？高先生说去拍残荷，荷在雪中凄美的样子。

在雪中收光纳影，他半天蹲在湖边，拍残荷，当然是眉须皆白。高先生说，残荷代表节气，在雪中枝败叶衰有一种冷美，还有一种萌动，来年它又会变成碧碧连天的荷叶。

高先生拍残荷，还拍湖边的雪中鸟，他看到有两只鸟蹲在湖边的一棵大柳树上，一动不动。

这已不是第一次为拍几张图片在风雪中眉须皆白。有一年，在坝上草原，高先生和几个驴友去拍雪景，几个人早起，各自分头行动。后来在半道上碰着了，彼此都认不出对方，浑身全白，像个白胡子老者。

和高先生一起的同伴，把高先生在雪中眉须皆白的图片晒到朋友圈里，有人说高先生的萌照太帅、太美。

一个人在一年中的冬天有几次眉须皆白，代表着他与自然、节气、物候的亲疏远近。在雪中行走，他的眉毛、胡须挂白，而他浑然不知。或者说，他是在严寒中呼出的气，遇冷后，在胡须眉梢上结冰。

下雪天，楼下卖菜的老周，早晨起来骑三轮车到市郊的批发市场进货，回来时已是眉须皆白。

老周进青菜、白菜、水芹、韭黄、药芹……下雪了，他想多批些菜回来卖。老周四点半出门，雪不算大，零星星星，不一会儿，刮风了，雪就大了，打老周的脸



总有一场大雪为你而下

□ 王太生